

# 人约元宵夜



□ 罗 勃

过情人节还是过元宵节，就像是喜欢吃巧克力还是喜欢吃元宵一样本身无可厚非，重要的是通过过节这种方式使美好的情感和文化的正能量得以传递。但须谨记，只热衷情人节而忘了自己的元宵节，是可怕的，也是可悲的。

## 我们的节日

在中西文化激烈交汇的时代，文明的碰撞会不断激起缤纷浪花。这不，底蕴深厚的元宵节与时尚浪漫的情人节在中国生肖马年的正月十五不期而遇。

说来也巧，中国元宵节与西方情人节其实有着某些天然机缘的巧合。

中国元宵节本是一个浪漫的节日，有着古代“情人节”、“定情节”、“姻缘会”的人文内涵和文化传统。“元宵”的本意不是食物，而是时间名词时辰的特指。“元”指“上元”，即新年里的第一个月圆之日，“一年明月打头圆”，“宵”指夜晚，所以“元宵”原意专指正月十五的夜晚。在传统社会中礼制森严，年轻女孩不允许外出自由活动更不能自行选亲，而按照民俗元宵节可以结伴出游赏灯。借赏灯可以自己物色对象，元宵节赏灯给予了古代年轻男女自由相识的机会，由此形成了元宵赏灯约会的传统。正如欧阳修诗云：“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正是对元宵的浪漫描写，辛弃疾也在《青玉案》词中写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道破的也正是元宵夜青年男女的美妙心境。古人那种或密笈赴约定情，或互赠诗帕传情所表达的传统矜持风俗，极具东方婉约、曼妙、含蓄、内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秣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苏味道的这首《正月十五日夜》，用短短40字描写出唐都长安城里元宵夜灯月辉映、游人如织、热闹绮丽的元宵盛景，表达了时人在这个节日里普遍产生的特殊情感。

苏味道的这首诗只是唐朝诸多元宵诗中一首。唐朝不少文人士子如孙逖、卢照邻、白居易、王维、张说、李商隐、郭利贞、崔知贤、崔液、李隆基等都写过摇荡心旌的元宵节诗篇。这既与唐朝是诗的国度、人们习惯用诗言志写景有关，也与唐朝元宵节空前繁荣有关。难道不是吗？动人的景色、美丽的心情总是让人产生创作的热情与灵感！

毋庸置疑，唐朝是元宵节自汉魏形成以来获得重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尽管这时它还没有“元宵节”的专名，时人更喜欢将这个时在正月十五的节日叫作上元节或者径直称为“正月十五”。

在唐朝，人们过元宵节拥有十分难得的时间自由和空间自由。这不仅因为它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法定假日的身份，人们可以享受1天的假期；更重要的是节日期间取消了正常的宵禁制度，成

敛、魅力丰富的纯洁之情，凸显出元宵之夜的东方色彩。

在古人那里，吃元宵只是元宵节的极小部分，游庙会、闹社火、逛花灯、猜灯谜、放鞭炮……可谓绚烂至极丰富多彩。对于闺秀们最勾魂的则是出门，出门是为了观灯，观灯更为观人，观人是为传情，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关于元宵节“定情”、“传情”、“别情”、“一见钟情”甚至“偷情”的写照。至于元宵节的起源，只能说是由于源远流长，已无从查考。而最常见的则有汉武帝在甘泉寺祭祀燃灯“彻夜不熄”之说和源于佛教故事之说。

就像所有的民间文化都难以考证准确的出处，西方情人节也没有史籍的佐证。但最早的说法也就只能追溯到公元十五世纪，一说是法国大公在战争中被俘后，在监禁中给妻子写了无数封情书；一说是两个同名的古罗马天主教圣瓦伦丁在遇难前给太太写情书的传说，所以情人节也叫“圣瓦伦丁节”。无论何说其内涵只是一个关于爱，关于情，以及浪漫、鲜花和巧克力的节日。

伴随着中国的开放以及商业的炒作使情人节在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中大行其道。然而由于“情人”这一词汇在中国的词汇中会得出不同阐释，因此使坚守传统文化道德观的中国人和恪守民族文化的学者们难免心有余悸。

必须看到中国当代人的现实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而节庆与日常生活的区别越来越小，从而使节日的独特性与神圣性日趋淡化。元宵节的许多历史元素已在今日缓慢消失，恋爱自由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不争事实，诞生并定型于传

统农业文明时代那些丰富繁杂的元宵节习俗如今已被简化为“吃元宵”的单薄记忆，而仅仅剩下“吃”，丢掉精神上的厚重内涵，从而造成今天元宵的主题必然疏离青年人的精神需求。因此，关注青年人的需求，去改造、完善、充实元宵节的形式和内容，充分挖掘整理元宵节所蕴藏的深厚资源，让元宵节更加具有参与性，更加具有当代的人文温情和喜庆热烈的欢乐激情，让古老的节日内容在时代的新风中回归，进一步拓展传统节日的文化空间。然而笔者以为其中有一项不可回避至关重要是国家应给出一个法定的空间让人民群众去传承自己的节日，即元宵节应纳入国家法定假日。

中国的传统节日一般都是综合性的，缺少突出单项人伦主题的节日。不可否认诸如情人节一类洋节在这方面填补了传统节日某些空白，而迎合了现代社会各层次民众表达感情的需要，无疑吸收洋节的积极面可以充实我们的文化生活。我们有必要向西方学习，但学习西方并不意味着丢掉和割裂我们的传统。我们应以宽广的胸怀接纳各种洋节，也要满怀信心地向世界展示我们节日的美好，让更多的年轻人热爱我们的元宵节，当然不排除年轻人去体验西方情人节。我们千万不能为了“保护”传统而让我们的节日风俗在行进的道路越走越窄。时代变了，缺少了与时俱进的脚步，缺少了创新的形式，必然会缺少生气。元宵节是古老的也应是现代的和时尚的。

过情人节还是过元宵节，就像是喜欢吃巧克力还是喜欢吃元宵一样本身无可厚非，重要的在于过节的人是否知道、了

解、传承了节日的文化内涵，通过过节这种方式使美好的情感和文化的正能量得以传递。但有一点必须谨记，这就是只热衷情人节而忘了自己的元宵节，是可怕的，也是可悲的。试想，一个对自己的节日都不爱，对本民族的文化都不自豪的人，能够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明持有自信吗？能对博大精深文化遗产感到自豪吗？那样决不是追随潮流而是数典忘祖。要知道在世界范围内，中华文化一直得到全人类的尊重和羡慕。

近代以降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不胜枚举，而中国文化正是在开放包容中不断增强自信，传统文化在文化自觉中不断超越自我，传统节日在与洋节的遭遇中不断调整，不断彰显出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和不同的迷人魅力。

元宵节也好，情人节也好，都不应被过度商业化和消费化，不能让奢靡的欲望碾碎精神的圣洁，真正的节日不是物质的丰盛，而是精神的丰富。我想，如果过元宵节能读读那些唐诗宋词，过情人节能读读阿根科特留下的那六十首情诗的话，也许会让巧克力的甜美和玫瑰花的芬芳使我们的元宵节更加醉人和多彩。

题图 沈阳市在元宵佳节到来之际，举办“盛京灯会”、冰雪节等50多项活动丰富市民节庆生活。本次灯展大部分采用节能光源，并采用了很多去年使用的材料、设备，虽节俭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冰雪魅力。图为盛京灯会主会场——沈阳棋盘山的各色彩灯和冰雕雪雕吸引了闹元宵的市民。本报记者 孙潜形 通讯员 王勇摄影报道

## 灯月两交辉

□ 张 勃

赏灯依然是今天元宵节的重要习俗活动，如果说唐代的灯主要是火光灯，那么现在的灯主要就是电光灯。夜幕降临，万灯齐燃，置身于摇曳不定的灯的光影之中，颇有人在仙境之感。

燃放烟火也是元宵节活动的重头戏，随着科技的发展，烟花制作愈精愈奇，千姿百态，无所不有。但有的地方还保留着传统的土烟火，这些烟火虽然看来“土”，玩起来却动人心魄，比如晋中地区的“架火”，用十三张大方桌，叠垒起来，高约四五丈，用八条大绳牵拴。方桌装饰成亭台楼阁，内布各种景观，多为戏文片断。每层外悬三十六颗特制的大爆竹，共四百颗左右，八条大绳，均以烟花装饰。整个造型，如十三级宝塔，称为主火。主火周围，又有许多小玩意儿，与主火用火药捻相连。整个架火点燃后，主火辉煌璀璨，四周爆竹声隆，十分壮观。

俗话说：“正月十五闹元宵。”一个“闹”字，恰当地点明了元宵节的喧哗和欢乐。张灯赏灯是闹，燃放观看烟火也是闹，但最能表现元宵节“闹”的特点的，还是社火的盛大演出，有地方叫“闹红火”。在锣鼓铙钹的喧闹声中，龙灯耍了起来，狮子舞了起来，高跷跳了起来，旱船跑了起来，打花棍的，扭秧歌的，骑竹马的，赶黑驴的，无不用他们特有的形式表达着喜悦之情和祝福之意。

在山东淄博周村，有种叫芯子的民间艺术形式，格外引人注目。据说芯子的发明是聪明的周村人从高跷和蜡烛

灯台中得到的启发。根据演员的多少，“芯子”分为单人芯子，双人芯子、三人芯子、多人芯子等，“踩芯子”的演员要宽衣博带，浓妆艳抹，打扮成不同的戏剧人物，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张生与崔莺莺、许仙与白娘子等。他们被绑缚在高高的铁杆之上，和着锣鼓的节奏凌空表演。演员通常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五岁至十一岁的孩子。他们既要扮相俊秀，又要形体轻巧，还得有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的吃苦耐劳精神。芯子的抬轿是民间工匠精心设计制造的木质框架，以规模及剧情不同彩饰成亭台楼阁、石桥彩虹、山川、云端或花卉等，精雕细刻，造型优美。在周村，“芯子”一出动常常是一连十几台，凌空而来，飘然而去，把惊险和欢乐带给人们。人们也总是欢呼着，赞叹着，兴高采烈地跟随演出队伍走出好远好远。

当然，元宵节期间，人们还忘不了吃元宵，虽然现在生活富裕，只要想吃天天都可以吃到，但元宵节的元宵还是有非比寻常的象征意义，平时的元宵不过只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元宵节的元宵却象征着全家人和睦幸福团团圆圆，生活事业吉祥如意圆圆满满。



## 小灯谜 真趣味

□ 梁归智

元宵节猜灯谜，已经成了中华民族一项重要的文化娱乐活动，其中包含着高超的智慧和浓郁的诗情，也起娱乐身心，亲友之间沟通感情的健康作用。这种美好的传统延续至今，不断发展创新，蔚为大观。

古典名著《红楼梦》里多次写到猜谜语，第十八回贾妃娘娘贾元春元宵节回家省亲，其中众姐妹和贾宝玉作诗，其实隐喻着他们未来的命运，是一种人生之谜。而到了第二十二回，更浓墨重彩地写了“制灯谜贾政悲谏语”。贾政看了贾家四姐妹写的七言绝句诗谜，产生了一种家族命运不祥的预感。

这些谜语当然都是曹雪芹代拟的，体现了非常高超的艺术技巧。比如贾元春写的“爆竹”诗谜：“能使妖魔胆尽摧，声如雷吊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就是用放爆竹（原始的鞭炮）暗示贾元春晋封贵妃，轰轰烈烈，最后却卷入朝廷政治斗争，死于非命，粉身碎骨。

再比如贾探春的“风筝”诗谜：“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妆点最堪宜。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用断线风筝隐喻贾探春将来类似王昭君远嫁的命运。这在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里有精彩的演绎。

甚至连贾母这一回也作了一个灯谜：“猴子身轻站树梢——打一果名”。谜底是荔枝，谐音“离枝”，也就是“树倒猢猻散”的寓意，提示着八十回以后的情节：贾母一死，家族就分崩离析了。小说中还用这个情节渲染了传统的孝道：贾母这个谜语是让贾政猜的，而贾政虽然一下子就猜出了是荔枝，却“故意乱猜别的，罚了许多东西；然后方猜着，也得了贾母的东西”。而轮到贾政出灯谜让贾母猜时，贾政却立刻把谜底悄悄告诉了贾宝玉，让宝玉悄悄告诉贾母，贾母当然立刻猜对了。贾政立刻奉承：“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立刻献上丰富的彩礼。这种“善意的作弊”不是体现了浓浓的伦理亲情吗？

元宵节观灯、猜谜、舞龙灯、走旱船等，都是中华民族积淀了千百年的文化财富。娱乐之中蕴藏着丰厚的文化、深刻的哲理、浓郁的诗情、温馨的伦理亲情，让人回味无穷，在嬉戏娱乐之中促进家庭团结和社会和谐，同时起到益智和陶冶性情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各种节庆娱乐活动的文化含量更加多姿多彩了。比如我们的汉字，就有无穷无尽的魔力，可以演绎出许多饱含哲理和诗情的字谜。这里介绍几个，和大家一起过元宵节吧：

自有一日出头天——(春)  
我没有他有，天没有地有——(也)  
一家十一口——(吉)  
一边红一边绿；一边喜风一边喜雨。——(秋)  
与人方便——(更)  
大阳西边下，月亮东边升——(明)  
我这里还弄了点小秘密，你悟出来了几个字连起来，是：  
春也吉秋更明。  
祝大家马年“一丝”！  
“一丝”？什么意思？这也是两个字谜：  
一：人有他就变大。丝：见人就笑。

